



# 虎衣

□向军

老罗的狗龙龙张开后胯，正对着路边的花草撒尿。张嬢嬢的狗圆圆，从3栋大厅小跑出来，拐过那棵修剪成球形的桂花树，正好进入龙龙的视线。

看到圆圆的一瞬，龙龙一个激灵，飞快收起后腿，扭头就跑，还没撒完的尿液，飞溅一地。老罗被狗绳一带，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。当他反应过来，马上冲着龙龙吼道：“狗东西，怕啥呢？不就穿了一件虎衣而已！”

圆圆，站在那从半人高的球形桂花下，愣愣看着龙龙和老罗，一副不明就里的样子。倒是张嬢嬢，看到龙龙和老罗的狼狽相，脸上泛起些许得意的神色。

“走，没出息的东西！”老罗用力把狗绳一拉，欲拽回龙龙的颓势。龙龙虽然看清对面是圆圆，仍然很不配合地舉着不敢面对，而是试探着往侧面绕行。

张嬢嬢见状，拉着圆圆身上的绳子，径直迎面而过。见主人的脚步轻快，圆圆也毫不顾忌，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。甚至，它还追着龙龙撒尿的轨迹，嗅着撵了一段，也撒了泡尿。

走近错开时，龙龙和圆圆四目相对。看清穿着一身虎衣的圆圆，衣服上黄黑相间的斑纹，晃眼一看，与真的老虎没有差别，怪吓人的。仔细观察，才会发现区别还是很大。尽管如此，明知对方是个小趴菜，龙龙疑虑的眼神似乎在提醒自己：“惹不起，未必还躲不起吗？”

狗的事刚消停，老罗和张嬢嬢走了一段路突然同时转身，都认出来了。

两人原是一个单位的同事。老罗是领导，比较强势，在单位是一言堂。张嬢嬢是单位财务，也是单位一枝花，她闲来无事爱打扮，对同事也不刁难，见领导签字就放款，平常与其他同事没有利益得失计较，所以她与单位每个同事都合得来。几次评职称，老罗和张嬢嬢成为最后的竞争者，张嬢嬢虽然得票最多，但经几番操弄，结果总是老罗的名字出现在批文里。对此，张嬢嬢有些耿耿于怀。

后来，单位破产，老罗和张嬢嬢提前退休。人员遣散，各奔东西。谁知，十四五年来，没想到居然在同一小区遛狗相遇。

交流得知，老罗退休后一直住在单位的老旧宿舍。两年前，妻子车祸去世，由于与子女合不来，他把老房子卖了，用妻

子车祸赔偿的钱，在现在的小区买了一套二手小户型，独自一人生活。为排解孤独，就养了龙龙。

张嬢嬢退休不久离异，独自带着上高中的女儿，为补贴家用，应聘到一家私营企业当会计。直至女儿上大学、读研、回重庆工作、结婚生子，她才辞去工作，专给女儿带孩子。随着外孙两年上幼儿园，突然闲下来不习惯，为打发时间，她养了圆圆。

一来二去，两人加了微信。从此，两人每天约定遛狗时间，一起遛狗聊天。时间一久，龙龙和圆圆也成了亲密伙伴。即使圆圆穿着虎衣，龙龙也丝毫不再惧怕，反倒故意往它身上蹭……

此情此景，张嬢嬢含沙射影说道：“你看，老罗，圆圆穿一身虎衣就把龙龙吓尿了，识破那身皮，知道是伪装，才明白圆圆其实很温柔。”

“狗怕老虎，圆圆穿上虎衣有点虎威，在不明情况下，龙龙被吓尿很正常。”

见老罗没明白自己的意思，张嬢嬢又打了一个补丁：“就像你当年，因为是单位的头儿，很多人怕你，但我不怕！因为，我知道，你只是多了一个职务而已。职务，就像圆圆身上的虎衣。”

正说着话，龙龙绕到后面，用嘴嗅了嗅圆圆的屁股，还一下骑到了圆圆的身上。

张嬢嬢见状随口骂了一句，“贱相！”

老罗笑着打趣：“这叫狗通人性！”

张嬢嬢辩白：“狗通人性正常，如果人通狗性，就很可怜了，哈哈。”

……

没过多久，老罗和张嬢嬢，不但天天一起遛狗，还天天一起出双人对。龙龙，也穿了圆圆一样的虎衣。小区邻居戏称，它们穿的是情侣装。（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家协会副秘书长）

# 三伯

□杨小霜

三伯是村里有名的石匠，个头不高，但力气不小。在我上初中时就听父亲说，三伯在给隔壁村打猪槽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小拇指砸碎了，三伯咬咬牙，喷了一口酒又继续打石头。唯一让三伯心痛的就是他那两个儿子，上学的时候不是逃学就是打架。气得三伯时常拿皮带和扁担捶他们，后来两个哥哥没上到初中就辍学南下打工去了。

三伯很喜欢我，因为我学习好，毕业后还去了医院工作，但他搞不清楚护士和医生。三伯每次见我我都会投来羡慕的眼神，自然在这眼神下面藏着对两个不成器哥哥的埋怨。

每当我回县医院上班时，三伯都会从自家拿来许多菜、鸡蛋，说是县城里买不到这些。我不好拒绝三伯的心意，也就收下了。

大概是6月初，我刚好轮转到心血管内科，入科第一天，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：“霜霜，被狗咬了怎么办？”

“一定要去医院看，如果伤口深的话还需要医生处理，要马上去接种狂犬疫苗！”父亲只是哦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，我也没当回事。实习的日子可真辛苦啊，从骨科到心血管科，再到感染科。

周六的下午，我跟着感染科的蔡老师上班。那天特别燥热，到科室时还早，我并没有着急换工作服，而是打开柜子拿出水杯，朝着医生办公室走去。当我接好热水后，电梯叮的一声响了。随之而来的就是平车响动的声音，而我一眼就看见了扶在平车左手边上的三伯娘。

三伯娘并没有与我打招呼，可能她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这个科室。平车上睡着一个人，白色的床单把他的面部全部遮住了，三伯娘一只手拉着平车，一只手捂住了床单下面的耳朵，虽然不知晓躺在平车上的人是谁，但我的心里立即涌上一阵不好的预感。

当从医生口中传来××家属时，我才反应过来是三伯的名字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会在感染科病房里遇见三伯。

值班室外的抢救车很快就被推了出去，我跟着蔡老师一起朝着病床快步走去。躺在床上的三伯露出了半张脸，他半个身子蜷缩着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蔡老师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：“走路的时候声音小点儿，去把呼吸机和电动吸痰器推过来！”

“医生说这个病人听不得声音，要把病人换到安静的地方去！”蔡老师示意我把机器推到36床去。

三伯娘并没有在病房里，而是半个身子瘫软在走廊的墙上。她用双手捂住嘴巴，面颊上的眼泪像小溪流一样哗哗地流。我戴着口罩，穿着工作服，从三伯娘身边走过，此时的三伯娘并没有认出我。

我喊了一声三伯娘，她怔了怔，哭着抱着我的手臂，问：“是霜霜吗？你快看一你三伯，是哪个了……”

我到护士站看了看医生下的医嘱，想起父亲的电话，便问：“是不是没有打疫苗？”

话没说完，三伯娘的眼泪就挂在了眼眶里：“你三伯说手拇指断了哼都没有哼一句。哪个晓得狗咬了有狂犬病，一村子人大大小小的哪个没遭咬，偏他运气不好，要倒霉。”说着三伯娘拉着我的手，像抓救命稻草一样，问：“真的没办法吗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三伯娘的眼泪又涌了出来。

三伯是我实习以来见到的第一个消逝的生命，我恨我自己的无能为力，也感叹着生命的脆弱。天要明时，乡亲们就把裹得严严实实的三伯抬上担架，我不敢想象那就是给我送吃食的三伯，三伯娘踉踉跄跄地跟在回家的人群中。

这些年我转过许多科室，虽白天黑夜颠倒，但我仍努力地在这条路上行走着，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做科普，像愚公一样，力量虽微，但从未生出放弃之心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 公交车上见闻录

□竺培强

经常乘坐公交车，觉得有些见闻值得记录。

某日乘车，恰逢高峰期。一老大爷上车，却将乘车卡放在一打死结的尼龙袋里，半天解不开，堵在车门口，后面的乘客上不了，车也走不了，导致车上车下的人都有意见。驾驶员也很着急，说：“你这样慢，耽误了大家的时间！”话刚落音，头排一老头立马怼道：“我相信你未必不老！”此话明显不讲道理。大家乘车，事先就把乘车卡拿在手里，“鱼贯而入”，老大爷所为显然不妥，特别是上班族更着急，迟到了要扣钱的，故而驾驶员如何辩解都在理。谁料对此“挑衅”，他竟然“忍气吞声”。见此，我暗自佩服驾驶员的涵养，“不跟他一般见识”，与其“一争高下”，既无必要，更重要的是可能影响行车安全。

说到驾驶员“脾气好”，我还遇到一“趣事”。有次，一中年人上车后问驾驶员：“你这车到哪里？”驾驶员不知其到哪里，便问他：“你要到哪里？”搞清楚他要到哪里才好回答。不料该乘客好像较上劲了似的，又再问：“你这车到哪里？”驾驶员要回答只好又问：“你到底要到哪里？”这互相的反问，让不少乘客都忍俊不禁。我观察，驾驶员没有丝毫的不耐烦，这倒是值得称赞的。

在车上还可以“管中窥豹”出家庭教育问题。一次，大概是一家人出行，上车打卡后，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在母亲的怀里突然撒泼，其母抱都抱不住，原来小崽儿要亲自打卡。母亲只好抱着挤过去，另一人将乘车卡递过来，让他再打几次才完事。这般任性，让旁观者摇头。这无疑溺爱所致，不利于孩子成长。

我还发现有的年轻人缺乏“眼水”，不能“见事生情”。有次中巴车比较空，前面单座已满，但后面还有空位。中途一农村老大爷带一空背篋上车，背篋固定在一个滑轮车上。为了避免滑动，老大爷只好一手抓座位靠背的扶手，一手抓背篋，十分吃力。谁知座位上的年轻人竟视而不见，我恰好坐在其后（要上个台阶），旁边还有一空位，见其无动于衷，我不客气地对他道：“小

伙子，你坐下来，换个位子坐。”小伙子才如梦方醒，赶快让位于老大爷。当时想，小伙子不让位，或许是因后面还有空位，但完全没想到人家还有滑轮背篋要“照顾”。经我提醒后，他才“被动”坐下来。这种“懂不起”，恰恰反映出某些年轻人在某些方面的“欠缺”。

某日乘车，客车与站台有约一尺的距离，一瘦小的老太太在前面试的，可能担心“跨度”大了点。我在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她，只见她一只脚迈过去，却上不了车也退不回来。见其“进退两难”，我“急中生智”一把抓住老人穿的羽绒服，一下子将其提溜上车。当时觉得自己有些鲁莽和不恭，岂料老太太竟然连声道谢，顿时让我感到了“助人为乐”的快感，并“自夸”“于无微见精神”。

我还见过一“奇葩”的事。有次听坐我后排的两个老哥们闲谈，一个说：“那天遭老婆理抹了，硬说我买的番茄贵了，要我拉到菜市场去看是在哪家买的，去对质。结果我只好认栽。”另一个问：“你回去报好多钱一斤？”“四块。”“你哪个不遭嘛！番茄两块都买得到。”然后语重心长地介绍经验，“抠钱要在买鸡鸭和肉上去搞，多报点完全不现形！”我回头看两人穿戴整洁，没想到竟在大庭广众下“探讨”如何搞私房钱，哑然失笑之余，对两老哥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深表同情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## 能懂的诗

### 给你(外一首)

□阿涓

清晨  
你从光里走来  
惊起了  
花椒树上的鸟鸣  
我把露珠

喻在眼里  
带着  
江南的烟雨

傍晚  
夕阳如酒，我们  
喝两盅吧  
醉在眼波里

回眸  
你已远去  
你的名字  
月光般洒落一地

### 当我想起你时

当我想起你时  
风雨便扑面而来

风中的弱柳  
在无助地摇摆  
池中的白莲  
被打落了花瓣

当我想起你时

冬天的雷声隐隐  
夏天的霜雪  
倾泻而下

记忆的游鱼  
潜入心底  
一些秘密  
是锋利的刺  
一碰  
就疼痛无比

（作者系中国新诗学会会员、重庆市作协会员）